

The illustration depicts two women in a prison setting. In the background, a woman with long black hair and a black top is seen from the chest up, reaching up to grasp the vertical metal bars of a cell. In the foreground, another woman is seated on a yellow surface. She has dark hair styled in a large, spiky, black mohawk and wears a red headband. She is dressed in a voluminous, shiny purple robe with wide sleeves. Her expression is somber as she looks upwards. She holds a small, rectangular object with a leopard print pattern in her lap. The background consists of vertical blue bars against a bright blue sky.

铁栏内外女性的 秘密

真“大墙”纪实文学

110196

I 25
4015

铁栏内外女性的秘密

李 建 著



京电力大 00073968

作家出版社

铁栏内外女性的秘密

作 者：李 建

责任编辑：朱卫国

责任校对：侯光复

装帧设计：鲍爱建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电话：5005588 转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10号楼

印 刷：河北省承德地区印刷厂

开 本：787 × 1092 1 / 32

字 数：163 千

印 张：8.125 插页：2

版 次：1989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ISBN 7 - 5063 - 0224 - 1 / I · 223

定 价：2.7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• 女性自由的终点 •

- 一、 走进女儿国……………(1)
- 二、 被诱惑的夏娃们……………(4)
- 三、 爱与死的和弦……………(22)
- 四、 情欲与金钱……………(36)
- 五、 戴肩章的犯人……………(45)
- 六、 一个女犯对监中生活的描述……………(54)
- 七、 艰难的认同……………(60)
- 八、 同性的情感……………(74)
- 九、 能力的重整与开发……………(82)
- 十、 在罪与罚之间……………(93)

• “问题女性”自述 •

- 一、现代交际花……………(100)
- 二、失去伊甸的少女……………(112)
- 三、女性交叉感染病历……………(140)
- 四、迷失的肉体……………(153)
- 五、意外的夜幕……………(161)

六、在死之前到达不死岛.....(167)

七、死恋的黑洞.....(168)

• 中国司法界女性生活揭秘 •

一、 女预审员生活内幕.....(185)

二、 女律师生活内幕.....(217)

三、 女管教员生活内幕.....(228)

四、 女法官生活内幕.....(247)

五、 女检察官生活内幕.....(252)

女性自由的终点

一、走进女儿国

北方的三月，依旧是春寒料峭。但是这天太阳很好。阳光透过车窗照下来，使人感到一丝暖暖的倦意。

汽车出了城门，一直向北开，然后拐上一条狭窄的柏油路。路的一边是正在返青的麦田，另一边是一道灰色的高墙，我猜不出里面是不是监狱。路边的梧桐已经很粗，不象是近两年种的。

早就想去监狱看看。监狱就是一个小社会，只是与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。它和我们的社会相辅相成，又对我们的社会形成一个独特的参照体系。监狱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产物，了解监狱也就是了解人类本身。当今人类面临无数危机，这些危机无法就事论事地解决，只能在人类自身身上寻找原因，进入监狱，也就是以一种独特方式进入了人的思维世界，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人类思维的长处和弱点。

汽车转了一个弯，驶入一个大门。大门口一个武警战士持枪挺立，大白牌子上赫然写着“省女监狱”。

汽车绕过一个巨大的喷水池，在楼前停了下来。这是一

座很新的四层办公大楼，楼前一片枝叶繁茂的法国梧桐树，灌木围绕之下，还有几块平坦的草坪。最让我吃惊的是，门前三三两两出入的警察，竟有不少是男性。这和我想象的大不相同。

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，我见到了这个监狱的政委。他年约四十六七岁，很瘦，很端正，脾气温和。我的一个朋友曾和这位政委共事多年，她告诉我，这位政委是个大好人，在女监中有口皆碑。现在他是这里的最高负责人。

政委给我讲了讲女监的概貌。这座女监成立于1955年5月，当时是省一监的女分监，监内设有一个被服加工厂。成立时共关押女犯800人左右，1959年打击盲流时，关押的犯人曾达1700人。1960年，省一监迁走，女分监留下来正式成立了省女监。监内犯人的数量始终保持在1000人左右的水平。只是“严打”时曾突破过两千。

现在这个监狱中共有两个工厂，一个是被服厂。这个厂除生产警服外，还自己设计生产各种时装供应市场。另一个是纸箱厂。纸箱厂的产品质量被评为全国一等奖，它的纸箱占了全省出口包装纸箱的一半以上。

狱中还有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，可以发国家承认的正式文凭。另外还有十几个常年技术培训班，指导犯人学习电工，医护，剪裁等专业技术。这些学校都设在一座三层的宽大的教学楼里，而教学楼的一层则是一个有20多张病床的医院。由于监狱注意把教育、劳动和技术培训结合起来改造犯人，这里刑满释放的人重新犯罪率只有1.8%。这是一个基本上可以令人满意的数字了。

政委对我讲这一切的时候，始终面带微笑，双眼炯炯有神。他满意地告诉我，这个女监的管理干部中，大约有 1/5 是大学生，加上中专生那就更多了。他告诉我，这里只是办公的地方，真正的监狱还在后面。要进监狱，什么证件都不管用，一定要由狱政科开当日使用的介绍信才行，而且如果没有任务，就是本监的男干部也不能随便进入。当下他便叫一位年轻的男干部开了介绍信，陪我入监采访。

我在权干事的带领下，走出办公楼的后门。一出门便迎面看到一道高墙。墙很新，高约四米，上面还有一米多高的铁刺电网。高大的正门紧紧地锁闭着，只有东面的一个很旧的黑色铁门开着一道缝。我们向门口的女警卫人员出示了证件和介绍信，从那个黑色的铁门走进了监狱。

监狱东半部是几排灰色的平房，从窗口可以看见很多犯人在排成一长排的缝纫机前工作；西半部是三座很新的红砖楼房，楼门口装了可伸缩的铁条拉门，但没有锁，里面显然是犯人的监舍。院内绿化得很不错，到处是杨树、柳树和一排排的冬青树。许多犯人在院中自由地走来走去，有些在洗衣服，有些在晒太阳。她们中只有少数人穿着蓝囚服，但也没有人穿很漂亮的衣裳。我注意地看了一下，这里有老有少，有干部有犯人，但全部都是女性，除了我和权干事外，再没有第三个男人了。这一次，我们真的是进入了一个纯粹的女儿国。

二、被诱惑的夏娃们

女性犯罪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，就是大部分罪犯的犯罪

内容都和性问题有关。这大概和我们当今的文化有直接关系。我们的文化从本质上说，仍然基本上是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。在这种文化中女性仍然在总体上处于从属的地位，因此，在有些情况下，女性为了利用男性的力量，便不得不把自己的性别当作一种资本或者武装。

最典型的女性性犯罪是流氓犯。一位干部告诉我，1983年“严打”以后，女监中流氓犯的比例增加了很多。

我见到的第一个犯人就是流氓犯，她是个19岁的姑娘，大约1.66米高，一头短发，一双大眼睛。长的说不上很漂亮，但身材很好。她是1983年年末被收容审查的，1984年，她被以流氓罪判处10年徒刑。我叫她张雪。

张雪是大城市人，很能讲。我刚刚给她提了个头，她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。

我问她，她的父母是干什么的，她说：我一般不愿意说我们家。我小时挺不幸，我爸爸原来是技校的钳工，后来因为挪用公款给判了三年刑。那时候我还挺小呢。出来后，他就不回单位了，当了个体户，冬天卖肉，夏天卖瓜。挣的钱才不给我妈呢，有钱就喝酒，喝了酒就撒酒疯。他总打我妈，把我妈的一个耳朵都打聋了。我妈光哭，可软了。她是丝厂的工人，有25年工龄了。进监狱之前他就总打我妈，出来还打。我妈可可怜了。

我爸抓进去的时候，我刚上小学。他的事一出来，我就跟着受气了。老有人跟在后面骂我“小劳改犯，小劳改犯”。我气得光哭，也没办法。我根本打不过人家。11岁的时候，我再也受不了了，就跟我妈说：妈，我再也不上学了。我妈也哭

了，说：不上就不上吧，自己看看书。我就退学了。

我还有一个小弟弟，那时候才几岁。我哪儿都不去，就在家帮我妈做饭，看小弟弟。我们家有一个邻居，30多岁，男的，他爱人书挺多，我就跟她借着看。

有一天我到她家还书，她没在，就那个男的一个人。他把门一关，一下就用毛巾把我嘴堵上了，我就推他，使劲挣，他又用绳子把我的手捆上，然后就把我强奸了。以后我再也不敢去他家了。他还老缠着我，叫我。

那天他强奸完了我就骂他，我说我告你去。他说，你要告我就把你们全家都杀喽。我就不敢了。一回家我妈就问我脸怎么那么白，我说感冒了，就这么过去了。这么混了一年多，我爸就回来了。我特别害怕，怕他知道了打我。

有一天，我弟弟跑来说，那个人又叫我呢。我说：流氓样儿，不去。我爸听见了，问我：怎么回事？说！

我说：没什么事。

我爸拿起棍子就要打我。我吓坏了，直打哆嗦，我都说了。

我爸拉着我上了派出所，把那个人告了。判了他七年。

1982年，那个人还没判的时候，报上就登出来了，说谁谁把邻居11岁的小女孩强奸了。这么大的小女孩一个院子里还有谁啊？一下就知道了。院里的人都用另一种眼光看我。有的大小伙子还追着我问：是不是你让人给强奸啦？我说不是。他们说不是你谁啊？嘻皮笑脸的。

被抓的那家人一直跟我们家闹，他妈和他老婆到我们家骂，说我胡说，还说别的，可难听了。她们一骂我妈我就受不

了。有一次他老婆还打我妈，邻居全不管，就在旁边看笑话。还有一次，她们叫了七八个人来。连我们家的玻璃都给砸了。我那时候就想跑了，我给我妈惹的事太多了。

有一回我妈叫我去买粮食，正好一个叫小红的女孩来找我，我们就一起走了。结果见东西就买，把买粮食的钱都花了。我怕我爸打我，不敢回家。小红比我大两岁，有个对象，就带我到她的对象家住。他们俩住里头，我住外面，那时候我已经14了。

本来有个男孩对我可好了，那个事登报以后，他就问我：是你吗？我承认了，他就再不理我了。

我在小红那儿住了三四天才回家，一回家就让我爸狠狠揍了一顿。我只好又跑，又和小红他们住在一起了。

小红那个对象是偷东西的，小红也偷过。那个对象就在家教我们俩。让我们在热水里夹肥皂。我也学了，不过我不偷。有一次我妈钱丢了，心里可难受了，好几天心里都不好过。

那时候就是跟着小红跑，她上哪儿我上哪儿，总去旱冰场、电影院玩，有时候也在别人家跳跳舞。钱差不多都是小红的，也有我从家里拿的。

有一天白天，一个男孩缠着我要跟我交朋友，我说我还小，不行。他是六三年的，那时就十九了，我才十四。

那天晚上，在小红的对象家，那个男孩又来了，玩到9点多就走了。

小红说，你先到里间睡吧，我们今天睡外头。我挺傻的，就睡了。半夜，那个男孩就进来了。就爬到我床上来了，把我

弄醒了。我一看，就使劲打他。根本打不过。他比我大，又是男的，夏天睡觉身上有多少衣服啊？……几下就让他压住了。我也算了，他爱干啥就让他干啥了。

他和我好了不到三个月，就又跟别人好了。我也无所谓。有一天我和他还有小红在一起，又来了一个女的找他，他给了我一张电影票让我看电影去，我就去了。回来小红就说我，说我太傻了。其实我一点都不在乎他，爱跟谁好就跟谁好去吧。他没工作，总偷东西。

我没偷过东西，判我就是判的流氓鬼混。有一天我们三个男的三个女的一块玩儿，到半夜，那两个女的不知道怎么就走了。结果他们三人就弄我一个。

还有一次，是白天，一个男孩叫我去他们那儿跳舞去。我就去了。根本没跳舞，四个小伙子那儿打牌呢，我就看。看了一会儿他们就不打了，一块儿上来拉我。我当然不愿意了，那也没用，让他们四个轮奸了。那四个男的里我就认识一个，就是叫我的那个。

我累极了，又不敢回家，就坐到电影院里休息。结果又让那个男的看见了。他又另外找了两个男的到电影院找我。我知道他们想干嘛，就没去。趁他们不注意就从后门走了。结果他们又发现了，四个男的挡住我，把我的书包也拿走了。这四个人里就那一个是白天轮奸过我的，剩下的都不认识。我说不要书包了。他们就架着我走，架到一个人家里又把我轮奸了。

本来检察院起诉是按轮奸起诉的，判的时候就成了鬼混。判了我10年，那个叫我然后轮奸我的倒才判了一年。那个强

奸我的邻居也关了三年就保外就医了。所以我觉得我判得太重了，老不服气。不是有法律吗？怎么一“严打”就给我判这么重？

张雪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，始终非常平静，不羞涩，不愤怒，不激动。她神情几乎没有变化。我猜想，这几年她一定经历了很多很多，以致变得非常成熟、沉着。

我见到的另一个流氓犯叫张晓，她已经 36 岁了，也是 1983 年“严打”时进来的。干部告诉我，她刚来的时候表现很不好，什么事都和中央领导比，说：我这算什么？中央领导出一个来就是搞过几个女的，我们这算什么流氓？又说：中央的吃了喝了还要往报上登，算什么事啊。干部说，她现在表现好多了，不说这些话了。她也是因流氓罪被判了 10 年。

她个子不太高，稍有点胖，不太漂亮，但并不显老，短发很整齐，看上去也就是三十一二岁。

她说话的逻辑常常有点怪。

我说：听队长说，你最近表现挺好，年终总结还在全监大会上受到表扬。

她冷笑着摇摇头：，自我安慰。自我安慰就是了。什么教育的结果，我不想闹了。老实说，我谁也不感谢！

她就此说起来了：

说实话，我真想恨他们，可是我恨不起来。把我折磨成这个样子，可我是国家养大的，是社会福利院养大的，我得过一场大病。我自己把自己折磨病的。

我妈原来也是福利院的，她是个盲人。我爸也在福利院，

半身不遂。我爸后来病好了一点，能走动，但还不能干活。我两岁那年我爸就死了。我妈说，我小时候可小了。我9岁的时候看上去就象7岁似的。国家送我上学，一直上到初一，17岁。因为这样，我对国家，对组织都看得很崇高，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从来不讲价钱。那时候很纯真。好人天生就是好，坏人天生就是坏。单纯。打倒“四人帮”的时候，我发现好多东西都是“四人帮”的流毒。可是“四人帮”倒了，这些还有。不明白。后来我想了很多。我想得很深，很多想法别人不能理解。还有好多东西都怪得很。为什么马克思的作用能有这么大？我觉得就是社会在自己骗自己。作用是骗大的。我觉得马列就是伟大，就是伟大，连他们说的话都是曲里拐弯的，不好懂。但他们不是普通人，不是劳动人民。问题就在这儿。所以不行。十三大召开了，到底能咋样呢？

我们厂有个男党员，乱搞男女关系，搞了这个搞那个，结果提拔了他。给他贴了多少大字报。提了他，我判了10年。

我现在这样，完全是受了环境的诱惑。我丈夫是铸工，一次排故障受了伤，一条腿肌肉萎缩了，性功能也没有了。那时候我妈有病，娃娃又总抽疯，他又这样，我烦得半年没上班。那半年我哥每月给我妈10元钱，我有5元伙食补贴，每月15块钱，三口人就这么过。我丈夫有工资，他都拿他家去了，不给我。我任性得很，15块就15块，我照样活。我很能吃苦，因为物质的苦总是能忍受的，精神的苦才是最痛苦的。到后来我就要求和他离婚了。我精神上有巨大的压力。

那一段老是出现巧合，我弄不清梦和白天。一切都关系到我的生存问题。我梦见一个衣架，第二天我的衣架就丢

了。我心里想一件事，一打开收音机，收音机里正好就在广播这件事。我觉得别人不能理解我，只好自己猜，自己寻找真理。

我从小就有一种幻觉，觉得中国一定是发明了一种科学的东西。这种科学的东西让我有这种身世，让我吃这么多苦，全都是为了促进我，帮我发展。这种幻觉一直保护着我，鼓励着我。最早安排这一切幻觉的是谁呢？那时我就想，是党中央，毛主席。

我第一次恋爱是22岁，那天出门，雨大得很，我就有预感，会不会冲散了？我和他见了面，回来就问我哥。我不讨厌他，他挺喜欢我。我哥问他们家兄妹几个，我说：七个。我哥说太穷了。我和他谈了两个月。从此以后每次谈对象都是两个月了。一开始我就有这样的幻觉，全应了。过了两年了，他还给我写信呢。

第三个朋友是个电工，大我七岁，是嫂子的师傅介绍的。第一次见面只和他说了10分钟。他可老实。回来我就说，好着呢，就是年龄太大，他说29岁，长得可老气。嫂子师傅说，宁可男大七，绝不女大一。后来我们就来往了。来往了三个星期，我哥我嫂子就坚决不让成了，说：他坏。我哥说他坏，是因为他看出了我哥的坏。我哥这个人，到哪儿哪儿的人喜欢他，他会跟着社会赶时髦。我就大发脾气。我还给他写信。他反而倒很理智。他说，他对我印象很深。我们一共谈了两个月，后来他把我闪了，和别人结婚了。我说：无产阶级做不出这种缺德的事！但他给了我很多思想。他一共给我写过六封信，他的字就象女的写的。他老能猜透我的想法，给我好大

的促进。我对他尊敬极了，产生了一种不是一般年轻人的爱。我从精神上而不是感情上爱他。我给他写了好多诗。他的信少，可每一封都给我好长时间的鼓励。我每个星期和他见一次，每个星期还要给他写两封信。你信少，也可以。我写。我有很多话没人说。我两个月给他写了 40 封信。我觉得还是小孩和神经病正确。我不知道他怎么能给我这么多的东西，我想他想了 10 年。

我和我丈夫是偶然认识的。8 月 15 是我的生日，8 月 14 日，我和我哥吵架了，到火车站买票准备回县里我妈那儿去。到火车站已经晚了，只好买第二天早上的票。反正候车室里有空椅子，晚上我就枕着包睡在椅子上了。

半夜他来了，还有一个男的，叫我起来，说他们要坐。我一看，还有好多空地呢，说这么多人，你们叫我干啥嘛。他们说：对不起，你睡吧。我再也睡不着了。

后来，一个男的走了，就剩了他，他问我多大。我说：你猜猜看吧。他说，反正不到 25。第二天其实我就是 25 了。

他又问我：你结婚了吗？

我说：结了，他也是工厂的，是小组长。

他说：他怎么没和你一块儿走呢？

我说：我自己回去看我妈。

他就把工作证拿出来给我看了。他是铸工，大我 5 岁，原来在省委当通讯员，后来精简下来了。我也给他看了我的工作证。

第二天早上，他把我的票退了，说：你根本没结婚，到我们家去吧。